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

經傳集解

襄十年春會于杜氏

五年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

相吳子在相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夏五月

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妘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

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輔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荀罃不書秋莒人伐我東門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勝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

在勝上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

兩稱各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戊鄭虎窪伐鄭諸侯

各受晉命戊虎窪不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戊而不敘諸侯楚公子貞帥師

救鄭公至自伐鄭無

傳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

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

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過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

癸丑月二十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

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弃社稷也其

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執其君光傳夏四月戊

午會于相經書春秋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晉荀偃士匄請伐

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

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輦

是書會日此蓋舊四之定法史古不曰於立文異耳

董



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偃陽人啓門諸侯

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發聊人紇扶之以出

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聊邑大夫仲尼父叔深紇也聊邑魯縣東南城是也言紇多力扶

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虎彌魯人也左執之右

技戰以成一隊百人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

如虎者也詩邯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

絕之偃陽人縣布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

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帶其斷以

徇於軍三日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偃陽

荀偃士勻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向夏恐有父南從丙寅至請班師班還知伯

怒知伯投之以札出於其間出曰女成

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余恐亂命以不女

違既成改之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

以至於此既無武志無武志而又欲易余罪



兵法身必死  
少擊攻字也  
破打人多也  
下也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在軍中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不任受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

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句帥卒攻偏

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

滅福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

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

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

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

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

桑林桑林殷天荀偃士句曰諸

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荀偃魯以周公故魯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

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依四代之樂也則用諸侯樂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

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

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

著雍疾晉侯疾也卜桑林見崇見於荀偃士

莊二十二年  
示知大詔大夏  
大漢大武事  
名以武事  
是化群公  
奏明  
由  
新  
白  
八  
示  
也



禮外史職  
霍人邑石松一書  
邑謂之柏人海  
攀今付云攻霍  
人是霍人也

句欲奔請搏焉奔走還荀營不可曰我辭禮

矣彼則以之以用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

罪於晉侯有間間疾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

謂之夷俘諱俘中國偪陽姒姓也使周内史

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

陽宗族賢者令居霍秦姒姓之祀善不師歸

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

尼言二父以力相尚事仲尼以德相高六月楚子囊鄭子耳

伐宋師于訾毋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

攻其城門晉荀營伐秦報其侵也侵在衛侯救宋

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

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

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

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

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孫

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辭繇兆曰



雄字韻丞韻

其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妻氏曰征者

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

獲鄭臯耳于大丘蒯孫林秋七月楚子囊鄭

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取諱而還圍蕭八

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蓋獻

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也周猶不堪

競況鄭乎周謂天子有災其執政之三士鄭簡

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莒人間諸

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諸侯伐

鄭齊崔杼使太子光至于師故長於滕太子

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今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己酉師于

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事將禦諸侯之師

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滅推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

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

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

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八年子駒所殺於是子駒當國攝君子國為

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

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

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殺子駒子國子耳劫

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子

不告利得其處也為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

十九年殺公子嘉傳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子西公子孫

尸而追盜先歸尸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

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置

門庄羣司具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

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尸而攻盜於

北宮子蟠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

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

尉翩尉止子子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

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大夫諸



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請

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子孔不可曰為書

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

乎難以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

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

欲欲為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

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

定不於朝內燒欲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

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偏鄭也士飭

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

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

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楚師

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

可與戰矣武子欒廡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

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



楚師夾潁而軍

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

子矯曰諸侯既

有成行必不戰矣

言有成去之志

從之將退不從亦

退

從猶也

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

以退之

楚以退

宵涉潁與楚人盟

夜渡畏

樂廡

欲伐鄭師

伐下潁者

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

又不能死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

致怨為後

伐之

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

笑克不可命

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

不如還也丁未諸

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

欲以

楚人亦還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二子

王右伯輿

右助也

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

後奔

殺史狡以說焉

說王也

不入遂處之

處叔

晉侯

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

爭曲

王叔

之宰

宰家

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瑕禽伯輿

坐

獄於王庭

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

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篋門閨竇之人而皆



駢亦也 旄尾也

音茶

刑罰救之 子也

陵其上其難為上矣軍門柴門闈實小之窾

也言伯與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

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平三

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與之祖皆在其中主下為

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白世世無失職若

軍門闈實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

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今自王叔之相也政

以賄成隨賤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官之師

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吾能無軍門闈實乎

言王叔之屬唯大國圖之圖猶下而無直則

何謂正矣正者不失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

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不欲

使王叔氏與伯與合合與王叔氏不能舉

其契要契王叔本魯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

卿士以相王室代王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為







誼也盟大也之云  
盟是盟將未也  
是也

僖宮 誼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三分公室

三字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季氏使其乘之

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

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

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

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叔孫氏使盡

為臣盡取其子弟以不然不令制軍分民不

三家盟誼之本言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

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

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

死於我言當作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

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

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

於宋使守疆場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



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

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

侵宋。欲以我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

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纒齊太子光所以序莒上也。

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

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

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

北行而西，為右還，滎陽。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

也。西濟于濟陰。濟陰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

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也。

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

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瀘年。」瀘，積年穀。毋壘

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

恤禍亂，同好惡，辨王室。辨助也。或聞茲命，司慎

司盟。各山各川，二司，天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

石山五嶽名  
但不知石山何神  
但不知石山何神



神

神

跨敷三及數死婢  
世及

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七姓十

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少邾

姓薛任姓實十三明神殛之也殛誅俾失其民

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

乞師旅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

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鄭

人使良霄大宰石與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

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

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

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讒也既成諸

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

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

展出盟晉侯盟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經書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片侯

蕭魚會但  
史失之

史失之







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夫樂以安德和也

義以處之處位禮以行之行教信以守之守

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

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

思危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

我待過不能濟河渡河夫賞國之典也藏

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

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秦

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

鄭已屬晉無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

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代

晉師已及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書也櫟晉地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晉人伐我東鄙圍台

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郟郟莒夏



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

不與盟而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赴以名

傳十二年春首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

台遂入郟乘勝入郟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

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

吳子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

通故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方城外同姓

於宗廟所出王同宗於祖廟始封君同族於

廟父廟也同族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

諸姬同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

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冬楚子囊秦庶長無

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

國睢陽縣東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

相子相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

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

變故曰妾如之子若而人言非無女而有婦

禮亦喪之況云云  
父之堂亦為其母  
亦之堂亦為其母  
亦之堂亦為其母  
亦之堂亦為其母  
亦之堂亦為其母  
亦之堂亦為其母  
亦之堂亦為其母  
亦之堂亦為其母  
亦之堂亦為其母



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

不與盟而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赴以名

傳十二年春首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

台遂入郟乘勝入郟報見伐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

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

吳子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

通故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向其國同姓

於宗廟所出王同宗於祖廟始封君同族於

稱廟父廟也同族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

諸姬同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

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冬楚子囊秦庶長無

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

國睢陽縣東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

相子相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

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

數故曰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也無女而有婦

禮亦喪之況云矣  
父之堂亦為之矣  
亦之堂亦為之矣  
亦之堂亦為之矣  
亦之堂亦為之矣  
亦之堂亦為之矣  
亦之堂亦為之矣  
亦之堂亦為之矣  
亦之堂亦為之矣  
亦之堂亦為之矣



父之姊妹曰姑  
古人之謂姑者姑  
姊妹

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

齊侯詐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

逆王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厚禮也士魴聘在此年

夏媯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司

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

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郟小國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密共王也成

二年大夫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

也書勳勞於策也相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

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

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夏

郭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師救郭遂取之

也經不稱師不稱師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

師徒而不勞用大師焉曰滅敵入肆戰斬獲

桓二年書告廟禮  
與十六年以公至  
於此以公至於  
全因心偏禮一  
乃去



雖邑亦弗地曰凶謂不勝其國邑荀營士飭卒

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其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眾共

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

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

之句今將讓故謂爾特之請從伯游有偃將

中軍代荀士句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辭

以趙武又使欒廩以武位男故辭曰臣不如

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

軍武自新軍起韓起佐之位如欒廩將下軍

魏絳佐之屬亦如或終自新軍新軍無帥將

遷晉侯難其人使其行吏率其卒乘官屬以

從於下軍禮也得慎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欒廩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

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求

什吏十人長也  
事曰卒在事曰  
卒



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太子也。寧安也。亦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

則下類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其福

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刑法，故言刑善也。及其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

襄也。其詩曰：大夫不約，我從事獨賢。詩小雅

役使不為，故從事者怨，怨無言不讓也。世之已之勞以爲獨賢無讓心

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小貴尚而讓之

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愚黜

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

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

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爲代是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由

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相必由之。

傳言晉之所以興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

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

而應受多福。多福謂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郢

都。在成以厚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



註居且底曰考底  
曰王考底曰考底  
考底也考底也  
曰補底也計昭復  
也補也計昭復  
之次昭次入昭底  
之次昭次入昭底  
也代考底

秋窳窳之事窳厚也窳夜也厚夜猶長夜所

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請為靈若厲

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日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

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

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

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

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

從之傳言子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

繼之子庚楚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

也養叔養必易我而不戒戒備子為三覆以

待我覆伏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

楚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

用道相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吳

致罪附註作致亂恐是致罪也為明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

為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

良霄大宰石與猶在楚十一年楚人石與言

致罪附註作致亂恐是  
莊二十九年九月土功  
也而平務火之也  
致罪也為明  
冬城防書事時也  
土功雖有常  
節通以事間



上世不習昔曰修德  
改以以之其事考以  
又乃正言乃以  
正義之貴考考考考  
五偏今止鄭一御考  
楚以徐又國內夫  
一與以大臣和陸共  
無楚考已  
乘此說考以偏考曰  
晉睦考考鄭  
鄭使良宵自楚女主  
欲使楚執良宵鄭  
不望下晉國鄭考  
立考此

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

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年卜皆不習

則增脩德而改卜不吉謂今楚實不競行人

何罪不能脩德止鄭不郊以除其偏一御謂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木

則事則事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

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

乎楚人歸之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甸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

二邾會晉敬事魯人自是輕為幣而益

敬其使故叔老維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

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攝故敗稱人蓋

欲以警率諸侯齊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

會之故曰會無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

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

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伐秦

齊宋大夫不

已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之策

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諸侯夫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

莒人侵我東鄙

無傳報

秋楚公子負帥師

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

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

前年為楚所敗

會于向為

吳謀楚故也

謀為吳伐楚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

以退吳人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執莒公子

務婁

在會不書非卿

以其通楚使也

昔貳於楚故

將

執戎子駒支

駒支戎子名

范宣子親數諸朝

行之所在

亦設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干

瓜州

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瓜州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

乃祖吾離被

苦蓋

蓋苦之別名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

蒙冒也我

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

腆厚也

與女剖分而食

之中分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

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職主也

詰朝之事爾無與

不世也蓋者每布帛可衣唯衣草也字古之蓋心也苦者編草也



馬詰朝明且不使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

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太德

也蠲明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曹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

也曹後也毋是翦弃翦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

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

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

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

鄭盟而舍戎焉在僖三於是乎有殺之師在僖

三十一晉樂其上戎元其下元猶當也秦師不復我

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其倚

也與晉路之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

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無中一二也豈敢離邊今官之

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幣幣不通言語

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焉曹閭也

晉人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戎焉

字之肉帶骨曰羶  
過三赴同  
柔携字之提提  
也又連也此連法  
考而深云法或

昔莫貳反



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信宣子辭焉。

辭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

不得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便經所以

並書。吳子諸樊既除喪。也乘卒至此卷十七

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弟季札辭曰曹宣公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

而自立事在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

義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

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奔其室而耕乃舍

之。傳言季札之讓且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

伐秦以報樂之役也。樂役在晉侯待于竟使

大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及及涇不濟

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叔向見叔孫

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

錄帶以上考屬  
錄昧以下考屬

外一書不詳

樊



注報... 卷之五十五

械一言不鞠及

在於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

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

若杜穰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

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秦人毒涇上流

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師

皆從之至于械林械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荀偃

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鼃示不唯余馬首是

瞻言進退從已欒廩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

首欲東乃歸厲惡侮自專下軍從之左史謂

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

欒莊子曰夫子命從師夫子謂欒伯吾帥也

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欒廩下軍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師莊子為佐故曰吾帥

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乃命大還晉人謂之

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

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樂錢樂廩



弟也。二位謂厲將。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

死焉。士鞅反。鞅，士。樂厲謂士曰：「余弟不欲。」

往而予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予殺余之

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樂厲，次。傷。逐，士鞅。

也。而於是齊崔將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

情也。臨事情慢不修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衛

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情。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

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

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厲之子。秦伯

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

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厲之父。也。召公，與聽訟。舍。

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置。欒厲死，盈之善

未能及入。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盈將

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後

之。為傳二十一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



食救飛二子皆服而朝服朝服待日旰不召

也旰晏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從公不釋皮冠

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二子怒孫文

子如戚戚孫文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公飲之

酒使天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

河之藥無藥無臭職為亂階戚術河上邑公

太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不可初公有嬖

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師曹鞭之公怒鞭師

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

使歌之遂誦之不蒯懼告文子文子曰

君忘我矣弗先必死欽先公并幣於戚幣子

而人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

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

臣敢奸之奸猶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退君更

遂行從近關出懼難公使子蟠子伯

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

孫子不食邑也  
戚子生也  
子皮之曰也

左傳卷之五



服虔云執這公提者葉才与说不知是

度

軛字之軛崇極木也馬頰也山也物初生也

疑孫子故盟之疑孫子故盟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

公如郟郟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

請和也子行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

澤濟北東阿縣郟人執之公徒于阿敗散還初

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學射於公孫

丁二字追公二子他與差公孫丁御公為公御也

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

差禮射射兩軌而還軌車軌尹公佗曰子為

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他不從丁學故言遠始

射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他子鮮從

公子鮮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宗

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

適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

也先君有家鄉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

釋皮冠之此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

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公使



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濇，聞君不撫社稷。

而越在他竟。越，遠也。濇，厚成，叔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

之故，使濇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

序，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

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

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

而悼弃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厚弔。

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也。敢拜君命之辱，重。

拜大貺。謝，重恤也。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

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毋弟轉。

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

邾寄衛侯。邾，齊所滅。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貪。

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

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也。余狐。

裘而羔袖。言一身盡羔，唯少有不獲已耳。乃赦之。

衛人立公孫剽。剽，魯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

是表用皮狐裘  
右首



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

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

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

不書。未。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

為卿。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十子者。或

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師歸

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成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營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

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

軍無帥。故舍之。裘。士。鮒子也。十三年。荀偃。士帥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

新軍無帥。遂舍之。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師。曠子野。晉侯曰。

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

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

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



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

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

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

之貳貳卿使節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

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

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

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

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

史為書謂大史君瞽為詩瞽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

諫工樂人也大夫規諷規正諫士傳言士

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商旅

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百工獻藝獻其技藝

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道人行

鐸木也金鈇徇於官師相規官師大夫工執

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

一也父子兄弟是

侍所仰者此也言

齊昭公歸以

一本作令是也

是亂在命安  
國云道人宜也  
有所以振文也  
二說不一也  
○月云云作注巧  
以流上見其注巧  
云云考其注



常也

有道人徇路之事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

肆於民上

肆，放也

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

不然矣

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

在前

子囊帥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

殿

以吳為不能而弗徹，吳人自臯舟之

隘要而擊之

臯，舟也。險

楚人不能相救，吳人

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傳言不可備

王使劉定公

賜齊侯命

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婁位賤，上以能而使之，傳稱謚舉其終

曰

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

世胙大師，以表東海

昨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

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

繫，發聲

今余命女環

環，齊靈公名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敬之哉，無廢朕命

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晉

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

問衛，逐君當討

對曰

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

謂剽已立 伐之未可以

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

不重

纂作管及



可移就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

亡國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君其定衛以待時

乎待其昏亂之冬會于威謀定衛也定立苑

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折羽為

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楚子囊還自伐

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

變公子儀因萊城為亂事未得訖君子謂子

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將死不忘

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

所瞻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

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

鄉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夏齊侯伐我

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

季孫宿救孫豹帥師城成郟備齊故夏城秋

成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

卒四聖同

傳十五年春宋向成來聘且尋盟尋二一年豹之聘尋十

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也曰子有令聞

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

毀之重勞且不敢聞傳言獻子友于官師從

單靖公逝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

官師引補軍師

同從子理也

官及治時所作  
並不可解

官一本作宮

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其故下書單

楚公子牛為令尹代子公子罷戎為

右尹子馮叔公子橐師為

右司馬子馮叔公子成屈到為左司馬屈到屈到為莫敖屈到

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王屈蕩為連尹屈蕩

養由基為官廩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

乎能官人官入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諷

心無諷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



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死

之志，以官人。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

君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

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并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

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鄭尉氏司氏之亂，為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

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

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魯，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

十與師救師惠。樂師也。救，三月。公孫黑為質。

馬。公孫黑，子哲。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

之良司臣而逸之。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

諸下。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

齊師惠過宋朝，將私焉。私，小。其相曰朝也。

者，惠曰無入焉。相曰朝也。何故無入？惠曰必

無入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

之矇，必無入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

而歸之，是重淫。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樂而輕國相。

樂而輕國相。

樂而輕國相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長霸主。故敢伐魯。於是

乎城成。邾也。邾。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使

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月四年。莒人伐魯。未之

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也。明

年會。漢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蟠送葬。夏子。西也。

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

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

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

此以請死也。請免。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

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十二月

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

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

鄉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  
卷之五  
襄公二十五年  
春三月葬而歸了  
去路一劫  
三三三三三

春秋經傳集解襄三第十六

杜氏經二十二年 盡二十二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浹梁

盟 戊寅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

子以歸

悼三月葬而歸了  
去路一劫  
三三三三三

左氏十六



侯伐我北鄙無傳齊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

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

伐晉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秋齊侯伐

我北鄙圍邠天團無傳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羊

舌附為傅彤叔向也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

其父子代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

職就間官韓襄無忌子虞立書為乘馬御代

鄭既葬改喪服脩官選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賢能曲沃晉祖廟烝

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賜作主然後

烝烝掌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

會故速葬將有湟梁之警守而下會于湟梁順河東行

命歸侵田諸侯相侵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

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一年十四年莒人侵

齊不克會故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

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各從義類齊高

車也

忘也

字五劇觀也



柔書以不書之  
所言脫言不邪  
筆北之

厚之詩不類齊有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

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齊為大國高厚逃歸高厚若此

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

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曹

以下大夫不書故許男請遷于晉許欲諸侯

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

遷鄭子蟠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

師鄭與許有宿怨穆叔從公從公齊子帥師

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

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

當異也魯鄉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

例不元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夏六

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得會鄭伯

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械林函氏

晉荀偃欒廡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師

獨進揚梁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

阪襄城昆陽縣北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

左氏十六

三

而



孟氏邑貳孟氏邑貳孟孺子速徵之孟孺子之子莊齊

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

還海陘魯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與民

之未息新伐許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

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乎比

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賦并父

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并父

詩人責并父為主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

困苦之憂而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

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見范宣子賦

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宜子曰句在此敢

使魯無鴻乎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

也四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不秋

誓以哀鳴也

不也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

防并縣東南九月大雩無傳宋華臣出奔陳

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冬邾人代我南

鄙魯之鄙也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

司徒印陳大夫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

卑宋不設備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桃重丘人閉門而

詢之詢也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也

十四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憂衛石買孫蒯

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曹人愬于晉為明年晉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邑師

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

也魯師畏齊耶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

犯齊師送之而後耶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

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齊師去之失臧齊人

於旅松而後還守防



獲臧堅堅臧統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

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

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秣扶其傷而巫言使人

來言是惠賜不終也夙冬邾人伐我南鄙

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宋華閱卒華臣弱臯

比之室臣閱之子弱侵比之使賊殺其宰華其

賊六人以斂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廬門宋城門合

向戌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

討於臯遂幽其妻幽其妻也曰界余而大璧界與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

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

順國之取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

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十一月甲午國人

逐瘦狗瘦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

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宋皇國父為大宰為

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侯

瘦者世及也

收一本作功



色

月之乃修蓋前  
用木曰圍分第  
曰之亦又其曰圍軍  
曰之

十縷為升不  
緝之緝也布

用之乃修蓋前  
端也三升布  
者才最厚也  
緝七九及緝七

經在首在  
要帶後帶  
後之也若若  
非喪服正父  
去杜其以若古  
禮又不每枕子  
也虛倚床極大  
極倚虛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

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阜邑中之黔實慰

我心子罕黑也子罕聞之親執朴朴以行築

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

辟燥濕寒暑闔謂門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

何以為役役事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

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齊

晏栢子卒晏嬰晏嬰麗紵紵不緝之也

布苴經帶杖管履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食

鬻居倚廬寢苦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

非喪服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

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曰唯卿為大夫

禮故孫詒略答家老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夏晉人執

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

故書行人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

以罪晉侯不入竟冬



信四年計田新  
信五年比後  
信六年比後  
信七年比後  
信八年比後  
信九年比後  
信十年比後

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牛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

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上三同盟楚公

子午帥師伐鄭神俱之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夏

晉以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

為曹故也前年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

曹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

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公以我擊之首隊於

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在太原晉陽縣南臯巫各也夢并見之

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

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

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獻子許諾晉

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雙玉日數

而禱曰齊環佑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各負依也

弃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魯臣彪

為社為方為方為義

厲公訟弗勝

曹秋齊侯伐我北鄙

晉以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

為曹故也

曹秋齊侯伐我北鄙

中行獻子將伐齊



將率諸侯以討焉魯平公名稱臣者明上

未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字官之臣偃厭子名苟捷有功

無依神靈也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言

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

濟尋俱梁之言同伐齊俱梁在十六年盟日同討不庭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廣縣東北

其城南有所防有門於門外風沙衛曰不能

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弗聽諸侯之士門焉

風沙衛齊人也  
此守險也

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

知子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

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

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

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齊侯登巫山以望

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

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弁侯也疏建旌旗使

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物為人形也

乘車以左實右所



與曳柴而從之以揚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

脫歸脫不張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

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道鳥烏得空邢伯告

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曰有班馬之聲夜

齊師其道馬不相見故叔向告晉侯曰城上

有烏齊師其道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

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殖

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子

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

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塞其道欲

臆臆頸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

顧曰為私警州綽曰有如日言必

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其右具丙州

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坐

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險固城險固城已卯者偃士甸以中軍克京茲在平

陰城



東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樂廩死其子

南陰西有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

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款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款也雍

門齊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

門中殺天示孟莊子斬其狗以為公琴莊子

遠也狗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

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壬寅焚

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

閭齊東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救數闔救馬櫛也闔門

扇也數其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

榮扣馬太子光也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

無以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

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

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

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莞蓋縣至下邳入泗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

欲專權

根陟瓜及

濰本又作維音同



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

子庚曰國人謂不殺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

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殺即位於今五

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殺為自逸而忘先君

之業矣謂已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

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

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

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

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

於是以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

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

完子字入保完我鄭內保字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

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蠻縣北鄭地右師城上

棘遂涉潁次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

然水出發陽城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

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右回梅山在發陽常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

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涉於

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甚雨及之楚師多

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

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

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多死聲楚必無

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亥二月又建

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叔向曰在其君之

德也言天時地利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

之諸侯也祝柯晉人執邾子無人以執公至

自伐齊無取邾田自漵水取邾田以漵水為

合鄉縣西南經魯國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

無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

環卒與魯同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正義曰歲星在右  
本云大率一歲  
一次二十一年歲星

星紀距此十季  
邵云此年此季  
古及年此季  
一名此年此季







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

欒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

如河乃賔受舍嗣續也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

夫也自恨以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樂氏族不書季武子

如晉拜師謝討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

中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

國伯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

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

睦豈唯敵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

出征以臣王國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

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鐘聲臧武仲謂季孫

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諸侯言

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

伐則下等也從大計功則借人也借言言時

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



辛

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若鼎銘其功烈以示

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

救其死若之何銘之以勝之小國幸於大國國為之幸

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為城之西郭齊

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子釅聲姬生光

以為太子兄子曰姪顏釅皆二姬母諸子仲

子戎子戎子諸子皆宋女仲子生牙屬

諸戎子屬託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齊侯仲

問問則之問也

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猶間諸侯難事難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今無故而廢

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而以難犯不祥也

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而

東使高季傳牙以為太子風沙衛為少傅齊

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

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黜刑雖有刑

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夏五月壬辰晦齊靈

光即位實正西  
統言終始之意



公卒經書七月辛卯莊公即位大夫也執公子

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

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晉士匄侵齊及魏聞

襄而還禮也禮之辭不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

鄭公孫董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

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蟾見諸侯師而勸之濟至六

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秋八月齊崔

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地書曰齊殺

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鄭子

孔之為政也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

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

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

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為文子然

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士子孔孟孺之子

章父



也。宋子圭媽皆鄭穆公妻士子孔子良父圭媽之班亞宋子而

相親也。亞次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

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

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又相親故相助其字

三室如一。言同也故及於難。故二子非及難子革子良

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丹鄭人使子展當

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齊慶

封園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

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問守備焉

以無備告。掛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掛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

死故不山順齊侯。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

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

樓會。夜緹納節。因其會食二醢衛于運城西

外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其器為鐘故懼齊及晉平盟于

大隧。大隧地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

柯會以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日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日盱敢不承命

師上拉繩納



取向度齊味肯以穆救歸曰齊猶未也不可

盟服改善救魯以穆救歸曰齊猶未也不可

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守卒石悼子不衰

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齊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

于向向莒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澶秋公

至自會無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

子燮莊公蔡公子履出奔楚變母弟也陳侯之弟

黃出奔楚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

日有食之無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晉平孟莊子會晉人盟于向

督揚之盟故也昔數代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德共盟

結其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邾人驟至

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于五年秋孟

擇例云元而書事云補中以章兄惡



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蔡公子變欲以

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復其母弟也故出

奔楚與兄同謀陳慶虎慶黃具公子黃之偏慶

陳卿怨黃怨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楚

人以為討討黃公子黃出奔楚奔楚初蔡文

侯故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

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楚人使蔡無常徵發公

子變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

其大夫公子變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彌弟罪陳公子

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

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三

年陳殺齊齊乎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

故曰初繼好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息民故曰禮禮絕今始復通

向戌聘在楮師段逆之以受享良共公子子

十五年也逆以入



國受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

子好合如鼓瑟琴其室家樂爾妻裕宋人

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詩小雅

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樂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

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武子去

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

曰君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之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

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

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傅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

漆閭丘來奔二邑在南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為

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九月庚戌朔日有

食之無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曹伯來

之他國皆書殺歸魯也來奔皆曰拜異是內外之變也

之他國皆書殺歸魯也來奔皆曰拜異是內外之變也



一說以姑姊為一人未何是十二  
年傳姊及  
姑姊及  
若姑姊  
話記吉及

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開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

八年代齊之師泲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立來奔庶其邾大夫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

仲曰子盍詰盜也詰治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

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

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

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

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

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

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與焉論其賤後從阜至牧凡小等之

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

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

昭七年傳曰阜臣  
連曰臣隸曰臣僚  
曰臣僕曰臣臺臣  
曰圍牛曰牧牛  
阜至牧之八等  
西禮反



待入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待入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

入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

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

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

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名言茲在茲名此

帝念功言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

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庶其非卿

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復討公

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

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片逐親

之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

申叔豫叔豫叔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

而貴上言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畧闕地下冰

法同空矣







詩采菽  
以此同蓋師  
於也

盈出菴楚宣子殺箕遺黃游嘉父司空靖祁

豫董叔祁師申善羊舌虎叔罷子皆雷大

也善舌虎因有華叔向藉偃藉偃上人謂叔

向曰子難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內叔向

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內何詩曰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

樂王黜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

拜樂王黜晉大夫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

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室老聞之曰

樂王黜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求教吾子吾

子不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而曰

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黜從君者也何能

行祁大夫外舉不奔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

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

順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晉侯問叔向之罪於

樂王黜對曰不奔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



同於其祁奚老矣老子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駟而見宣

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式有惠訓

之德加於百姓書曰聖有蕃勳明徵定保書逸

蕃謀也勳功也言聖者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者故向有焉謀鮮過有蕃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

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

其身意以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鯨豕而禹興

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犬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

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相管三年改管悔而復之而無恨言不以一怨妨大德

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

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宜乎

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不見叔

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

謂之明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為已

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

生龍蛇言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

罪



以禍及女敵族也

敵，衰，衰也。龍，喻音怪。

國多大寵

六

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

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璧之故羊舌

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

劫

物辭於行人王行也曰天子陪臣盈

諸侯之臣稱於天子

日陪得罪於王之乎臣

范宣子為玉所命故曰守臣

將逃

罪罪重於郊甸

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據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

無所伏竄敢布其死也

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輪力

於王室王施惠焉

輸，力謂輔相也。國以翼戴天子。

其子廛不

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奔書之力亡臣

猶有所逃

大君謂天王

若奔書之力而思廛之罪

臣戮餘也

罪戮之餘

將歸死於尉氏

尉氏，許之官

不敢

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布，四體言無所隱

王曰

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尤，習也。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

使司徒

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輶

候，送也。輶，迎賓

客之官也輶輶開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即位

守臣律記 諸侯

罪



三年始會於商任錮欒氏也欒錮錒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

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

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

則身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

欒光二十六知起中行喜州緡邢蒯出奔齊

四年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黜謂范宣子曰

盍及州緡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

也余何獲焉言不為王黜曰子為彼欒氏乃

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齊莊公朝指殖

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緡曰君以為雄

誰敢不雄然臣不敢于陰之役先二子鳴十

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緡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鳳慶而先鳴莊公為勇爵

設爵位以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州緡曰東

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

亦在十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

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隸然二子者譬於禽

稟曰為隸新耳  
後則三牙陰



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其能得之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魯無傳夏四

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魯無傳楚殺其大夫

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滅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

魯之字卿遺武仲為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

將飲酒御叔魯御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

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

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國之蠹也令

倍其賦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夏晉人徵

朝于鄭召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鄉官也

公孫僑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

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

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

車以子書主其也  
柱木也引昂并云  
桑木也引昂并云  
不成蓋敗桑木也  
古去法候收稅也  
百子或半或三  
亦致後亦公三分  
一石曰重其國  
也此曰重賦是三



案不取推武不  
楚夫不戴晉也

辟言

執事二讓，不三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

于楚。因朝晉不見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

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

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

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

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節辭也言晉於是

乎有蕭魚之役。在十年謂我敝邑適在晉國，競

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

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賞，土地重之以宗

器。宗廟禮樂之屬以受齊盟。齊同遂帥羣臣隨

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

而討之。石孟淇梁之明年。淇梁在子蟠老矣。

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掌酒之新

酒。為耐嘗新飲與執燔焉。助祭間二年，闡君將靖

東夏。謂二十年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

會期，以聽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

初三十九年傳各

月令孟夏天子  
飲酎用禮樂耐  
醇也王群臣飲古  
朝



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也。荐，仍也。無

日不惕，豈敢忘職。也。惕，懼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

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

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實，但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

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則成仇讎。散邑是懼，其敢忘

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大辭所以免大

國之討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也。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

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

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

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

又矣。為二十五年齊紀其君光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

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而

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

祀以羊，三年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

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



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

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齊故復錮也欒盈

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

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

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念富楚人患之

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

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

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

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

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洩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

於朝輶觀起於四竟輶車製以徇子南之臣謂弃

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

三子不欲死命我尸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

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

桑子尸移於月  
後尸三子耳亦不與

焉



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

是君故雖謂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

復使遠子馬為令尹公乎請為司馬屈建為

莫敖屈建子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

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

於人中申叔辟遠子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

遠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

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

何故告言恐與子非罪曰何故對曰昔觀

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

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懼懼至謂八人

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

復生白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

不然請止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

之十二月鄭游取將歸晉游取公未出竟遭

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丁巳其失

系游取音人



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一月無了也

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取子曰國卿君之

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明

有罪而良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

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曰無昭惡也交怨則

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父之不

春秋經傳集解襄三第十六





